

# 年的褶皱

陈贞奇

当“年”被折叠进电子日历的方格，当祝福在光纤中以光速流转，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挣脱时序、却亦模糊了温度的新年。商场通明的灯火取代了烛影，屏幕的绚烂覆盖了窗花，一切丰盛皆触手可及，一切仪式皆可速成。然而，在这被无限拉近的天涯里，我却更清晰地看见——那蜷在记忆深处、固执地散发着温热的一页旧年。它活在母亲熬煮猪头的灶火气里，活在攥紧新衣的期盼里，活在一枚糖块照亮整个童年的甜蜜里。那是年的根，静静地盘绕在时间的底层。在那个物质尚不丰裕的年代，年是孩童心中最隆重的庆典。它意味着一身从里到外崭新的衣裳。对于子女众多的家庭，这身新衣是母亲操劳一年给予家人最郑重的犒赏。赶年集，便不仅仅是采买，更是酝酿了一整年的殷切盼望。

家乡的年集，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这天达到鼎盛。这天是小年，要“辞灶”。供奉灶王爷的“灶果”，对我们有着莫大的诱惑。父母总怕买早了，会被我们这群“小馋猫”偷吃殆尽，总要挨到当天，才小心翼翼地年集上“请”回。待那简朴的供奉仪式一结束，油纸裹着的香甜果子，便会落入我们早已伸得长长的小手里。那一刻舌尖绽放的甜蜜，足以点亮一整个凛冽的童年冬天。

年集之日，是乡村一年中最具生命力的时刻。乡间土路上，人流如织。独轮车吱呀作响，一边坐着护着鸡蛋篮子准备换钱的老人，另一边载着雀跃的娃娃。笼中鸡鸣鸭叫，夹杂着乡邻的寒暄与孩子的嬉闹。那篮鸡蛋，或那只精心喂养了一年的鸡鸭，是一家人汗水的结晶。换回的钱，化作了车把上沉甸甸的年货、全家人眼底的亮光。

父亲是采购主力。他总会买回一个硕大的猪头和一副丰腴的猪下水，像凯旋的战利品般挂在自行车把上。仔细地将猪头绑牢，用麻绳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用

力一勒，打个结，仿佛绑住的是一整年的丰足。

回家后，他便在院子里就着冬日的冷水仔细清洗。清理得白白净净的猪头挂在屋檐下冻着，那是要留到年根儿才煮的隆重盛宴。

母亲总在深夜里熬煮猪头。当浓郁的肉香冲破锅盖的束缚，在院落中弥漫开来时，我们姐妹几个便再也按捺不住，一次次溜进被水汽氤氲的灶房，围着母亲打转。灶膛里柴火正旺，跳跃的火光映红母亲的脸庞。

“小馋猫们，出去玩儿吧，熟了自然喊你们。”她总是这样笑着轻声嗔怪。

猪肝总是最先熟的。母亲切下温热的几小块，放入我们掌心。那一口丰腴，穿透数十年光阴，至今留在齿间。

我们心满意足地沉入梦乡，却不知母亲独自忙碌到几更天才歇下。只在次日清晨，于院南墙根的磨盘上，看见一盆已然凝好、亮晶晶如琥珀般的猪头冻。此后直到过年，餐桌那单调的冬储菜色间，便多了一盘令人眼睛发亮的珍贵荤腥。

年集上，大孩子的目光总黏在那一匹匹鲜艳的花布上，在心里描摹新衣的模样；小一点的，则是一串红艳艳的冰糖葫芦、一把花花绿绿的玻璃纸糖块或一个能变幻无穷的纸翻花，就能换来一整日简单而极致的欢欣。

直至日头西斜，人们才带着疲惫满载而归。得了新衣的孩子，将那衣裳搂在怀里，摸了又摸，在镜前比了又比，却非要强忍着期盼，等到除夕清晨，才肯郑重地穿上身。那种需要漫长等待、最终得以实现的、纯粹而饱满的快乐，深刻如年轮。

如今，我们过上了从前不敢想象的、“天天都像过年”的日子。物质的洪流汹涌而至，冲淡了那些需要积攒一整年、发酵一整季的浓烈期盼。

近来，随着人们对乡土情怀的追寻，乡村集市似有复兴之象。我也曾去过几次，人潮依然汹涌。只是穿行其中，目

光所及多是陌生的年轻面孔与来自各地的、包装统一的货品——年轻人举着手机在摊位上直播，孩子们握着造型精巧的电动玩具，老人们则仔细比较着不同摊位上的保健品价格。集市依旧喧嚣，只是那时一起赶集的人已寻觅不见，一种置身事外的疏离感淡淡地萦绕着我。

我停在一个卖手工麦芽糖的老摊子前，摊主是位脸上刻满风霜的老人，正用布满老茧的手娴熟地拉扯着温热的糖稀。他的动作与我记忆中的某幅画面重叠。“老师傅，这手艺现在不多见啦。”我搭话道。他抬头笑了笑，眼角皱纹挤在一起：“是不多喽，可年年还来得，好些老主顾就认这个老味道，说这才像过年。”他语调平缓，却带着一种沉静的坚守。这时，旁边一个年轻人手机的直播背景音里，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乡音童谣，瞬间击中了我的耳膜，是《过年谣》。循声望去，一位年轻的父亲正蹲在玩具摊前，举着一个智能电子灯笼，却低声对怀里好奇触摸的孩子说：“看，这灯会亮会唱歌，但爸爸小时候啊，最喜欢的是纸糊的灯笼，里面点一支小蜡烛，火光暖暖的……”他眼神温和，带着讲述往事的专注。孩子似懂非懂，却听得入神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热闹的集市中，耳边是混杂着传统叫卖与网络音效的声浪，眼前是古老手艺与智能光晕的交织。心底那份固执的疏离感，开始无声地消融。我意识到，自己或许困于对传统年味消逝的怅惘，而未能足够看见新时代年集的生命力。那些举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，何尝不是在用数字纽带连接远方的亲人？屏幕那端，或许正有无法归乡的游子，透过镜头参与这场家乡的盛事，用弹幕与打赏传递思念。孩子们手中的电动玩具闪烁着科技的光芒，那是他们这个童年独有的惊喜。老人们比较保健品时的认真神情，承载着对健康长寿的期盼——这份对生命的珍视，何尝不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新年祝愿？

当我领悟到这一点，再看

今天的集市，那份疏离感渐渐被一种新的理解所取代。我看见了传统的韧性与时代的宽容——它们并非彼此取代，而是在交融中共同塑造着“年”的新面貌。年轻父母为孩子挑选智能灯笼时眼中的光彩，与当年母亲在布摊前摩挲花布时的神情，何其相似；家族微信群里分享年集直播的热闹，又何尝不是当年赶集路上邻里寒暄的数码回响？

其实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“年味”。我记忆中的乡土交响固然珍贵，但今日年集的数字乐章同样值得聆听。真正重要的，从来不是具体的形式，而是那份对团圆的渴望、对美好的向往、对生活的认真姿态。这份内核，穿越岁月，恒久不变。

站在新旧交织的喧嚣之中，我终于听见了这场对话的完整回响。传统并非静默的化石，而是流动的河床，承载着每一代人表达祝愿的独特语言。父亲手中紧绑猪头的麻绳，与今日年轻人连接亲情的数字链路，原是同一根绳索——那是对团聚的渴望，对幸福的编织。母亲灶前被火光照亮的脸庞，与屏幕前注视着故乡直播的凝望，映照的是同一种目光——那是对美好的守护，对传承的温柔。

于是，我不再在记忆中打捞固定的年。当年集上的老人拉扯糖稀，当年轻的父亲讲述纸灯笼的往事，当乡音童谣穿过数据洪流再度响起——我看见“年”正以无数新的形态破土重生。它不再是怀旧坐标里一个静止的点，而成为跨越代际的流动盛宴，在告别中延续，在创新中沉淀。正是这不断的重塑与坚守，让“年”超越节日本身，成为民族灵魂中那枚永不停摆的钟，在每一次回响中告诉我们：何为来处，又当如何向前。

江之源 原创  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